

◆安庆人物谱

赵朴老喝茶

余世磊

又是一个春天,又到品尝新茶之时。
春风撩人,春光照屋,品尝着如此美好的新茶,又会想起敬爱的赵朴老老先生来。

茶,不过若干普通的树叶、一杯普通的水,古往今来,正是有多少像赵朴老一样的人,给了它们美味、灵魂与思想。

赵朴老受到茶界的尊奉,有“茶圣”“茶佛”之口誉。赵朴老对于中国茶业的贡献,在于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,推进了中国茶的国际文化交流等。赵朴老创作了大量有关茶的诗词、书法,留下了“空持千千偈,不如吃茶去”“我道茶人胜酒人,饮中无物比茶清”等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。

近年来,我着力总结和推介赵朴老茶文化,并在澳州黄彬兄的支持下,编著了《茶禅诗书赵朴初》一书,在这本书中,我提出一个观点:赵朴老把中国千余来的“茶禅一味”,提升为更为丰富的“茶禅诗书一味”。

作为一个“中华大茶人”,赵朴老是如何喝茶的呢?这肯定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。记得某年,去京城看望赵朴老夫人邦织奶奶,就向她问到这个问题。听邦织奶奶说,赵朴老平常家中喝茶,可真没讲究。什么样的茶都喜欢,浓的淡的都行。他平常喝茶,也就一个普通塑料杯子,一直放在书架上。茶几上有个白色瓷壶,还是建国前在上海买的,从上海带到北京,客人来了,就用这个泡茶给客人喝。的确,赵朴老家太简单了,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,更勿谈如稍微讲究的人家有个茶室,有些好茶具。前些年,我们从北京请回大量赵朴老遗物,包括日本朋友送给他的茶具,有二三十件,但他都没有用过。

赵朴老暮年病住北京医院,虽病但能少扰,可以享受一份难得的属于自己的时光。他写了很多诗,写到喝茶:“茶有诸宗派,种制各有异。但以喜心饮,一一有禅意。”赵朴老笔下的这份喜心,我以为,不仅是欢喜心,也是平常心,也是感恩心,这从他其他的诗句里不难读到。但以这份喜心饮之,什么样的茶都有禅意;但以这份喜心待之,什么样的物都有禅意,药汤亦有禅意,病房生活亦有禅意。对于茶来说,并不在茶的品种、质量,亦不在茶具、用水、喝茶之环境等,具备一颗喜心来饮,就是茶禅一味了。

◆生活杂记

星星和月亮

程飞霞

都说“侄女像姑娘”,我的侄女确实有几分像我,虽然不论是长相气质、学识眼界,侄女比我优秀很多。每次学校征文比赛总能见到她的作品得奖。听她说,她在好多次征文里提到我们的星星和月亮,或许我写不出她那样灵动的作品,但我也想尝试写写,我眼里的星星和月亮。

星星和月亮的故事还要从侄女三岁时说起。那时没上幼儿园的侄女还是个粘人的小家伙,只要我在家里,每次睡觉总是粘着我,总是用她的小手搂着我的脖子。可是我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,也在那一年开始组建我的家庭了,陪她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每次只要我去婆家,她总是闹脾气,所以我每次都是偷偷地溜走。有一次,听妈妈说,她知道我溜走了,一直在家里不停地哭,哭到肚子疼,妈妈带她去医院,医生说问题不大,哭多了,肠痉挛。听到妈妈轻描淡写地说,我心里却不是滋味,顾不上初嫁时婆家人的眼光,坚持回家看她。

夜里,我抱着她,坐在门口乘凉,我们一边看着满天的星星,一边唱着“一闪一闪亮晶晶,满天都是小星星……”那时为了哄我的傻丫头,我为她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故事。

故事是这样的:小姑会永远陪着她的,以后见不着小姑的时候不准哭,因为小姑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,让她看天上的星星,并问她:“你看天上的星星多美



赵朴初先生与夫人陈邦织 (作者供图)

赵朴老外出,并不推辞别人请他喝茶。1990年在武夷山御茶园吃茶,“一杯两杯八九杯,百杯痛饮莫辞醉”,俨然又是个“茶仙”了。赵朴老早年访日,日本朋友以茶道招待他,日本茶道的精神,让赵朴老赞叹不已。日本茶道源自中国,而在中国已不复有,赵朴老希望把它重新引回中国,为此,他多次邀请日本里千家、远州流等茶道流派访华,亲自参加这些茶道活动,始终毕恭毕敬。他在中国佛学院设茶道课,专门请日本茶道老师来授课。他对喝茶又是多么讲究,希望能在这样的茶道中,体会“和敬清寂”的茶精神,珍惜人生不复再有的“一期一会”。

赵朴老并不讲究喝茶,但他又是那么讲究喝茶。这是两种境界,却并不执着,随缘而取——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赵朴老喝茶的方式与态度。在赵朴老那里,喝茶,就不只是如我们所需的解渴,而是上升到一种禅境,上升到一种更为高尚、深远的人生追求。

前有赵朴老,作为后生小子,喝茶,何妨这样喝?应该这样喝。

平时忙碌,随茶便水,而在这平常、随便中,能喝出不平常、不随便的意味,就难得了;但能得闲,也多愿求一处佳境,会三两好朋友,就一张精美茶桌,用若干洁好茶具,又从何处得一罐上好茗品,轻风洗盏,晴窗分茶,诗话梅花月,水煎谷雨春,且享之、感之、惜之、悟之。

少喝酒,多喝茶;酒害人,茶养人。

◆乡村轶事

谷雨尖

页工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老一辈的桐城人早上开门第一件事,便是引煤炉子烧开水泡茶。天刚蒙蒙亮,大街小巷早起的人家房门次第打开,大人们纷纷拎出自家的煤炉生火烧水,一时间青烟缭绕,与远近高低的孩童晨读声相互缠绕,皖中小城一天的光景便在这弥漫的人间烟火中慢慢散开。如今,煤炉子已不多见,但桐城人早上还是喜欢烧水泡茶,甚至很多旅居外地的桐城人至今都保留这一习惯。有人笑称,出门在外,如果看到一个人茶杯不离手,且茶叶超过大半杯的,那人十有八九是桐城老乡。

我的老家在桐城城外西北部的龙眠山,海拔近千米,因山形逶迤,宛若龙眠而得名。大山深处层峦叠嶂、云雾缭绕,为龙眠茶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“香分玉液金承露,色似兰花未染尘”。龙眠茶泡出来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,是因为龙眠山里多长兰草,春天兰花盛开,而茶树正好发芽展叶,兰草的幽香浸润到茶叶里,从而成就了“桐城小花”的盛名。然而精明的老茶客却不看重这些名头,他们只以二十四节气论出手时机。明前茶(清明节前)好是好,但略显娇贵,叶子不受泡,不划算;谷雨后的二稿茶又稍逊档次,有点拿不出手,因此谷雨尖成了他们的最爱,该出手时就出手,“一枪二旗”的谷雨尖一下就成了抢手货。

堂兄家是山里的老茶叶种植户,这些年得益于国家乡村振兴政策,政府大力发展茶叶经济,他们家的茶园也在不断扩大。作为有经验的老茶农,他知道采茶季茶叶一天一个样,人手不足成了大问题,所以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接我母亲去山里帮忙。老太太今年八十有二,虽是耄耋之年,但身体硬朗,头脑清晰;虽不能去一线采茶,但搞搞后勤服务绰绰有余。加上老人家性格开朗,为人健谈,闲暇之余到茶园里送送水,和采茶工话家常,因此深受大家喜爱。有时聊得兴起,还能亲自上手一展当年采茶女的风采。

周末老太太带了几斤上好的谷雨尖回来了,喊我们回家喝新茶。一进家门,老人家一边接过我们的玻璃茶杯泡茶,一边和大家叨唠起了茶经:哪块山头的叶子品质好,今年的茶叶有多抢手,采茶工的工资又涨了,今年又引进了新品种……听得我们只有点头的份。一会茶泡好了,果然茶汤碧绿,一芽二叶,根根站立;揭开杯盖,茶香四溢,浅尝一口,一股清高的香气弥漫开来,茶味醇厚,丝丝回甘,顿时让人脑清气爽,浑身轻松,一周的奔波劳累也减轻了不少。

一边品着杯中茶,一边听着老娘的絮叨,我在想要是每年都能喝上老娘亲手采的谷雨尖就好了……

